

去年以来,我多住在雄安新区容东片区的一个小区。早晨,常去附近一家小店用餐。

我的早餐,十分简单:一个烧饼、一碗粥或馄饨,再配上一碟免费小菜。烧饼里或夹肉肉,或夹蔬菜,或夹鸡蛋。一顿早餐,满打满算,总共六七元,舒服又实惠。

那烧饼,金黄敦实,外酥里暄。配上夹料,麦香、肉香、油香、清香、烤香,五香俱全,甚是可口开胃。

这家小店,位于双文北街与兴贤路交叉口北行50米路西。别看地处偏僻、门脸不大,用餐时间总是人来人往,一座难求。就餐者,大都是当地住户和外来打工族,戴着头盔、穿着工装、骑着电车。他们说,这家的烧饼,真是特别。

于是,我开始注意打烧饼的人。远远看去,烧饼炉前,是一个高高壮壮的中年女人,穿着工作服,戴着专用手套,正在聚精会神地操作,满脸汗水,却又满脸笑容。

有一次,趁她休息期间,我上前问好,并相约下班后聊天。

没想到,这一聊,竟聊出一串故事。她叫李书梅,生于1970年,承德市隆化县山区人。小学毕业,父母重男轻女,劝其辍学。先在家务农,后去县城服装厂做工。18岁,她出落成一个漂亮姑娘,身高一米七,明眸皓齿,亭亭玉立,是人见人慕的“村花”和“厂花”。那时候,她心高气盛,向往城市的光鲜生活。1988年底,嫁到现在雄安新区附近的白沟镇。当时,白沟正逐渐成为国内最大的箱包集散地之一。丈夫开办了一家箱包作坊,最红火时,雇工60多人。做箱包,关键有一个亮眼硬朗的外壳,内里则是精致细腻的分层。她原本心灵手巧,很快便成为行家里手。

没想到,随着生意兴旺,丈夫竟然染上诸多恶习,花天酒地,后来更是嗜酒如命,直至暴病而亡,留下巨额外债。企业倒闭后,又赶上箱包市场整顿,30

岁的她带着两个年幼儿子,不得不从头开始。先是在本地谋生,后到北京、廊坊等地打工,再后来在高碑店火车站旁开了一个烧饼铺。两个儿子从小没得到好好管教,年纪轻轻就在社会上游荡。那些漫长的年月里,她心如枯井,身似灌铅,仿佛头顶上日日夜夜盘旋着一群聒噪不休的乌鸦。直到雄安新区成立后,漂泊半生的她才落脚于此,嫁给了保洁工老田。

彼时,正值容东片区居民楼装修。虽是现代化城市,但许多基础工作,只能人工劳作。她和老田没有多少文化,但有的是力气。室内装修相当一部分工作就是运送材料上楼,水泥、沙子、地板砖等,都是实打实的硬货。别看她年过半百,20年的艰辛,早已把她打磨得身板健壮、气力过人。一袋100斤的水泥扛在肩上,来去自如,几乎不输壮汉,只是汗水滂沱、满脸灰黑。这样干一天,可挣200元。

容东片区初步完工,容西片区又开工了。这一次,她直接报名当管道工。各种地下管网,粗粗细细,深深浅浅。她钻进钻出,爬高爬低,身手矫捷。这样干一天,可挣300元。

建设和装修工程结束后,她又到雄安国际酒店做洗碗工、清洁工,去月子中心做送餐工,在康复医院做按摩师。在此期间,她还多次参加技能培训,先后拿到了西点师和按摩师资格证。前年,她被这个小店聘为烧饼制作员。

打烧饼,看似简单,却颇有技术含量。她告诉我,打烧饼有三个要点:和

面、制作和烤制。第一道关是和面。和面的诀窍在于面、水、盐的比例,还有醒面时间、水温控制。另外,需要加入适量食用油或猪油。这样才能锁住水分,确保成品外酥里暄。打烧饼为什么用死面呢?为了追求质地扎实、麦香纯粹。尤其做肉夹馍时,可保持完整形态。而发面暄软,缺乏韧性与层次,夹料时会因吸汁而发软塌陷,口感大打折扣。第二道关是制作。制作的要点是分层,分层的要点是油酥隔离和多层折叠。面团擀成薄片后,均匀涂抹油酥,紧紧卷成长条,再或盘起来或对折一下,边缘要压实,防止漏气。长条卷好后,再静置10分钟,避免破皮。这是形成多层空心、酥脆口感的关键。

最后一关是烤制。烤箱充分预热,超过300摄氏度。烧饼入炉后要快速烘烤,促使内部水汽膨胀鼓包,使得表皮酥脆。火大不行,造成焦糊;火小亦不可,容易欠熟,内层发黏。

这一系列的动作,宛若写书法、绘画和写文章,知易行难。所幸,经过大半生的磨砺,她早已通悟许多。比如这做烧饼,与当年做箱包都是一个原理:表面一个靛壳,内里诸多分层。做好每个环节,便是成功。

的确,烧饼实在,小店也实在。小店里,都是老百姓喜欢的家常便饭,各种粥、老豆腐、豆浆、馄饨等。还有就是20多种夹料,酱驴肉、驴板肠、猪头肉、肥肠、炸虾、卤蛋等,更有土豆丝、海

带丝、绿豆芽、豆腐皮、葱丝、香菜等。小店老板娴熟当地口味,果断明确了烧饼的主角地位,高薪邀请了两位专业师傅。我们的主人公,值守早班。两位高手,每天一般要打制1400多个烧饼。由于是专业水准,声名渐隆。别看小店位于小路小街上,略显偏僻,但人气旺盛,阴天、雨天、雪天,几乎天天门庭若市。

1400多个香香鲜鲜的烧饼,夹着肉,夹着菜,夹着蛋,高高兴兴地走进了雄安的肠胃,融入了雄安的雄壮。

每天凌晨3点半,李书梅就起床了。洗漱完毕后,开着自己的轿车,准时上班。工作期间,和面两次,每次用面50斤。面团醒透后,便是案板上的精心制作。只见她双手舞动、上下翻飞。转眼间,一组组白生生的烧饼毛坯出现了,整整齐齐,宛若硕大棋子。最后,是小心翼翼地烘烤。那700个精致的烧饼,是她的手艺,也是她的生活;是她的职业,也是她的事业。

手脚不停地忙碌大半天,确实劳累。下班后,她要在家里好好睡一觉。傍晚呢,再开上自己的轿车,带着老伴,来到附近的悦容公园,散步、跳舞、唱歌。

我问她两个孩子的情况。她说儿子们长大了,成熟了,让人放心了,仍在他们的老家白沟发展,最近都走上了正轨。老大做品牌箱包,老二做外卖餐饮。再问她年近六十为什么还要这样拼搏?她说,奔忙了大半辈子,闲不住,趁着浑身有力气,多挣一些养老的钱,同时也是锻炼身体。

试问她的收入情况。她浅浅一笑,比过去强多了,关键是稳定,也快乐。说到快乐,她索性哈哈大笑起来。

遇见



▲中国画《鸢尾西番莲》,作者任伯年,中国美术馆藏。

这天清晨,呼伦贝尔海拉尔的旷地上,土灶点燃柴火。小汤父女联手,将一米高的不锈钢大桶架上土灶,舀上约1/4桶清水。小汤的电话响起,收蜂蜡的客商小顾叮嘱:“最近蜂蜡紧俏,要是还有储备,赶紧卖给我啊。”

小汤回说:“现存的蜂蜡不卖了,要留给种葵花的邻居们打亮老家具。”电话那头的小顾诧异不已:“葵花刚开始开放的时候,你们还是对头嘞。邻居用无人机打药没通知你们,你们的小蜜蜂死了一批,你爹气得揪心疼。这事儿,你忘了?”

小汤神情复杂,她瞥了一眼父亲,见后者神色如常,才解释说:“这也不能怪他们。往常,人工打药,多半打在葵花秆底部,对小蜜蜂几乎没影响。这次头一回动用无人机喷酒,没想到,药水浮在葵盘表面。农药虽是低毒,但小蜜蜂也扛不住……”

还没等小汤解释完,水已经开了。父女俩忙将麻袋里的碎蜂巢抖落到大汤桶里。这些碎蜂巢,呈淡黄

立秋了。老家院子里花香阵阵,几株高大的花树拉满了小院的颜值——碧绿的叶子比成人的巴掌还要大,粉红色的小花一穗穗垂枝头随风摇动。路过的村里人都会停下来好奇地看一会儿。“这花儿不是都长地里吗,你咋种到家里啦?”熟识的,还会问上几句。

是的,这不出名的花,在我小时候都是长在田野里,我们叫它“麦穗花”。入夏割完麦子,这种植物就露出了头。孩子们从四周挖下去,带些泥土捧回家,悄悄找个地儿挖坑栽下,培土浇上清水。终于有一天,小红花开出来。读大学后,才知道家乡的“麦穗花”学名叫红蓼。它适应性强,耐干旱瘠薄,是丰收和希望的象征,全株还可入药。

只是,后来越来越少见到了。几

报载,年逾七旬的电影表演艺术家李雪健,与癌症抗争20多年,放化疗留下后遗症致使双耳失聪,置身无声的世界。但病痛没有让他停下演艺事业。听不见声音,他便提前熟记同台演员的台词,拍摄时紧盯搭档口型完成表演。数十年间他从不追流量,不慕浮华,用心塑造每一个角色。谈及职业追求,他话语朴素:要对得起观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一句平常话语,道出了立身从业的准则:做人做事,贵在常怀一颗“对得起”的心。

“对得起”,是最朴素的初心,更是沉甸甸的担当。无关岗位差别,不分行业领域,是所有人干事创业的基本标准和遵循。把职责扛在肩头,把敬畏放在心底,于点滴事务当中尽心尽责,方能不负托付,算得上“对得起”。

世间动人的坚守,大多是在用行动践行这份“对得起”。而“对得起”早已成为推动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道德逻辑。

在教育领域,张桂梅数十年扎根大山深处,忍着病痛,安于清贫,倾尽心力创办女子高中,托举起无数山区女孩求学的梦想。躬耕三尺讲台,默默耕耘、润物无声,她追求的是对得起年轻学子的期盼,对得起人民教师这份职业承载的使命。千千万万基层教育工作者日复一日坚守讲台,以平凡的付出诠释“敬业”二字。

报国征途上,一代代科研先辈以身许国,默默深耕。钱学森冲破重重阻碍毅然归国,舍弃海外优渥条件,投身国防科研事业。无数科研人员隐姓埋名,潜心攻关,始终以对得起良心、对得起养育自己的祖国的心态,倾尽才智推动国家科技向前发展,以满腔赤诚,扛起家国赋予的重任,不负时代嘱托。

在医疗卫生战线,医者仁心,性命相托。吴孟超、黎介寿、钟南山等医学大家,一生救佑生命、救死扶伤。深耕专业,精益求精,即便年近耄耋依旧坚守临床一线,以医术护佑苍生,不负患者性命相托,守住了白衣战士的职业荣光。

回望历史长河,先贤亦以此为行事标尺。苏軾半生颠沛、屡遭贬谪,却始终心怀苍生,为官一任便造福一方,境遇坎坷也不曾丢掉为

行不?”老汤长叹一声,他脑海里飞舞着那些接触药水后摇摇晃晃飞回的蜜蜂。这小生灵多么有灵性,它们竭尽全力要回家,但它们不进蜂箱,它们知道要保护整个种群,它们以最后的力气,恋恋不舍地盘旋在家门之外……

那场景,看得老汤肝肠寸断。他没有心情去估算这一次的损失,讷讷地叮嘱一句:“要打药了,记得提前通知我们,我们

把蜂箱运到远处去。”老汤回到活动板房,向妻子和女儿说明情况。他不忍心让农户赔付。尤其是看到老庄和邻居们还用着几十年前的老家具,用着老婆婆们陪嫁的搪瓷饭盒。到了快70岁的年纪,这些不服输的老人依旧在承包土地,购买

了,一定取回一些。种子终于捧来了。我小心收起,像小时候栽种小幼苗,生怕有闪失。去年春天,我将它们一粒粒种下。可能是种子发霉的缘故,出苗后仅长成一株,庆幸的是秋收后,种子留下不少。

今年谷雨,我和妻子小心翼翼地把种子全部种在房前屋后。

出芽了,苗势很弱,特别是房后那一排。我很是担心,一直纠结该怎么去养护。时间一天天滑过。出人意料的是两场透雨过后,花苗越长越壮实,等挨过两遍草,还没来得及施肥,枝叶便蹭过了旁边的月季树。如今,这些花儿已成了我家乃至全村一道独

本心。王阳明秉持知行合一,坚守内心良知,修身立德、济世安民,以坦荡本心立身处世。先贤风骨,便是力求做事无愧于心,行事不负苍生。

近些年流传的一首歌曲《天下乡亲》叩击人心:“住过的小山村,我是否对得起你?”“我来的时候,你倾其所有,你盼的时候,我在哪里?”这朴素而又深刻的叩问,值得每一位在岗干事的人时常自省。我们身居岗位,身负职责,承载着群众的信任、时代的托付,需要时常自问,是否对得起岗位,对得起肩上的使命。

无论岗位平凡还是重要,都常怀敬畏,对得起初心,对得起组织的重托,对得起本职工作,对得起给予我们高度信任的群众。

遗憾的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懂得时时自省慎行,懂得这种“对得起”的朴素道理。现实生活中,有的人不珍惜现有岗位,失职渎职,做出有损于自身岗位职责的事情。也有人手握权贵之后渐渐迷失方向,慢慢滋生高高在上的心态,沾染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更有甚者任由私欲膨胀,突破底线,辜负组织多年的培养,辜负群众的信赖。翻阅不少违纪违法人员的忏悔录,总能看见相似的表述:对不起组织,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家人。是满纸忏悔,但为时已晚。初心失守,底线崩塌,履职过程中造成的损失无法挽回。事后一句迟来的“对不起”,纵有万般悔恨,也

于事无补。

这也给所有人敲响警钟:“对不起”不能沦为大错铸成之后的忏悔词,“对得起”应当是日常履职时相伴左右的警醒尺。做事贵在慎始慎终,与其事后追悔莫及,不如平日里常常叩问内心,自省自励,守本分、担责任、守底线,行稳方能致远。

社会向好向前,离不开无数普通人恪尽职守、尽心奉献,离不开具有“对得起”觉悟的一代代人的不懈追求。人人立足本职岗位,爱岗敬业,遇事不推诿,做事不敷衍,始终以“对得起”为标尺约束自身言行,守本分、敢担当、愿奉献,社会风气自然清朗健康。

金台随感

种子,辛勤耕耘。

原以为事情过去了,但种葵花人的愧疚,并没有消失。从这天开始,老汤一家人出去放蜂,回来的时候,板房门口时常有陌生的塑料桶出现。桶里有时是一棵白菜或一棵包菜,有时是两把韭菜或一刀猪肉,有的时候装了小半桶水,里面是野生鱼虾和泥鳅。还有一次,桶上用透明胶带贴着一张纸,纸上是一张歪歪扭扭的手绘地图,地图上,山河、河流、蒙古包在上面标得清清楚楚。老庄特别标明:“往西五里,再往南三里,有一片开得正旺的水飞蓟花。水飞蓟可护肝,它的花酿蜜,别具风味。”

约半个月后,第一批水飞蓟蜜收获了。过滤、分瓶,浅金色的透亮蜂蜜就像流动的琥珀一样醉人。老汤父女俩凑近端详。老汤感叹,要不是老庄指点,他永远也不会走进那片绚烂的野花中。

在秋日蜜色的光线中,种葵花的人和采蜜的人,达成了无声的和解。

特的风景。

傍晚,我在小院书房静静写作,一阵秋风吹来,麦穗花的香气跑了进来。我知道,在家乡的大地上,像麦穗花一般的故事还有很多。我在继续寻找,静静观察,把它们写下来,也把自己扎根在这片故乡的热土里。

大地

本版邮箱:dadi@peopledaily.cn

本版责编:张珊珊

欢迎广大读者来稿。来稿要求为原创首发,非一稿多投。

泥土捧出了
万千杯盏

(二首)

第广龙

左右山谷

地势的起伏和道路的回环
让每一道缓坡都能得到充分的光照
也像食草动物的肚皮那样柔软
平坦的地面高处有一片
低处就有一片,如果没有搭建房子
种花最是适合,是那种小朵的花
是那种花期很长的花
我路过的这一片,波斯菊刚种下
我来得早了,开花还得再等一个月
那时候,泥土捧出万千杯盏
那是粉红,橘红,大红
那是可以把时光一饮再饮的秋天
自助售货机对面,一头稻草编织的
大象

正悠闲漫步,不知道会不会受季节
变化影响
收回长长的鼻管。快到午饭时间了
蒙古包里有人在摆盘
——山水同样可以挪动
我已经在个宽敞的展厅
观看了焦墨技法的大画
又在个储藏红酒的酒窖
听见安静的橡木桶里,一整座葡萄
萄园
在制造一阵又一阵潮汐

在卢龙的田间

我在收获的季节
沿着田埂再走一步
一边刚收了甘薯的地里
又把小白菜的秧苗种下去了
一边是又腰的玉米棒子
剥开表皮,里头还有一层
最里头才是牙齿一样咬紧的颗粒
顶一头紫金的高粱
像是知道风从燕山那边过来
站得直直的身子,又挺了一挺
从甘薯地里出来,我拍打着手上的
土

我接上了地气,像是经历了一场
和季节同步的生长
另一边的夹河滩
空旷,宽阔,还能容纳更多的流水
天边,阶梯状的云朵
像一个提灌系统
像是天上的庄稼地
也在赶时令保墒

